



你会在那儿吗？ *Seras-tu là*

[法]纪尧姆·米索 著 郭昌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5.4/137+1

2008

你会在那儿吗？ *Seras-tu là*

[法] 纪尧姆·米索 著 郭昌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1954

Guillaume Musso
SERAS-TU LÀ?

Copyright © XO Éditions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会在那儿吗? / (法)米索著;郭昌京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02-006599-8

I. 你… II. ①米…②郭…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268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特约策划:秦俟全

装帧设计:高静芳

你会在那儿吗?

Ni Hui Zai Na Er Ma

[法]纪尧姆·米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599-8

定价 17.00 元



作者简介

纪尧姆·米索(Guillaume Musso), 生于一九七四年的法国新锐作家。少时即钟情写作, 并立志成为小说家。米索九十年代赴纽约游历, 靠在街头贩卖冰淇淋贴补旅费。这段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深刻影响了其日后的创作。米索二〇〇一年登上文坛, 代表作《后来》(ET APRÈS...) 在法国的销售已逾百万册, 其他作品也已被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米索作品的画面感极强, 数部小说将被改编为电影, 并由美剧《迷失》班底制作完成。

作者官方网站 www.guillaumemusso.com

译者简介

郭昌京,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后供职于北京城市规划院。曾留学法国巴黎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有译著一百余万字。代表译作为:《大卫夫人》、《好笑的爱》、《贝克特选集》、《救救我!》等。

我们至少也想过一次这个问题：如果人家给我们机会退回到过去，我们会改变生活中的什么呢？

如果要彻底重来一次，我们会尽力改正什么错误？我们会决定抹去什么痛苦，什么悔恨，什么遗憾？

我们真敢把一个新的意义赋予我们的生存吗？

可是，为了变成什么呢？

为了去哪里呢？

且和谁一起去呢？

引子

柬埔寨东北部

雨季

2006年9月

红十字会的直升飞机准时降落。

村庄坐落在丛林环绕的一块高地上，由百十来栋简陋住房组成，其中的大部分是用原木和树枝搭建的。这地方似乎很偏僻，超越了时间，远离吴哥或者金边旅游区。空气中浸透了水分，泥泞覆盖了一切。

飞行员不必费神关掉涡轮发动机。他的任务是把一个人道主义的医疗小组带回城里。在正常的天气条件下没有什么困难。遗憾的是，现在是九月，持续不断的倾盆大雨让飞机难以控制。在燃油方面，他的储备有限，但还足以把所有人平安地拉回去。

条件是不要拖延……

两位外科医生、一位麻醉师和两名女护士跑出临时诊所，他们从昨天起就在那里工作。这几个星期，他们跑遍了附近的村庄，尽可能地处理疟疾、艾滋病或者结核病的疫情，照料截肢的人并为他们安装假肢，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落仍遍布具有杀伤性的地雷。

按照飞行员的信号，五个医务人员中的四个冲进了直升飞机。最后那个，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稍稍落在后面，目光茫然地看着飞机周围成群的柬埔寨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离开。

“必须走了，大夫！”飞行员对他喊道，“如果我们现在不起飞，您就赶不上飞机了。”

医生点点头。他准备登机，这时，他的目光与一个老者举着的孩子的目

光相遇。他几岁？两岁？顶多三岁。他的小脸严重变形，一道垂直的裂痕把他的上唇分成两半。先天畸形会迫使他终生吃流食，并让他无法说出哪怕最简单的词汇。

“您快点啊！”一名护士恳请道。

“必须给这个孩子动手术！”医生尽力盖住在他们头上旋转的旋翼的噪音喊道。

“我们没有时间了！洪水已经把路冲断，而直升机要几天之后才能来接我们。”

然而，医生没有动窝，他的目光离不开这个孩子。他知道，在这个地区，有“兔唇”的新生儿因为旧习俗经常被父母丢弃。且一旦进了孤儿院，畸形又会让他们失去被人领养的任何可能性。

那名护士又说：

“大夫，后天旧金山还等着您呢。您的手术计划安排得很满，您有学术会议和……”

“你们自己走吧。”大夫一边离开飞机，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这样的话，我和您一起留下。”女护士作出决定，跳下了飞机。

她叫艾米莉。这是和他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个美国姑娘。

飞行员叹息地摇摇头。直升飞机直着升上去，然后稍作悬停，朝着西边飞走了。

医生把孩子抱起来：孩子面色苍白，缩成一团。他在护士的陪伴下，把孩子带进诊所，用了一些时间和孩子说话以减轻孩子的不安，然后实施了麻醉。孩子一睡着，他就仔细地用手术刀剥离孩子的软腭，并将它们拉长以补上腭部的口子。然后，他以同样的方式重构双唇，让这个小男孩恢复真正的微笑。

*

手术结束后，医生走出屋子，在铁皮和干树叶顶的走廊上坐了一会儿。

手术时间很长。他实际上已经两天没有合眼，并感觉疲倦陡然袭来。他点起一支香烟，看着周围。雨已经停了。天空泻下一抹橙红色的光辉。

他不后悔留下来。他每年都为红十字会在非洲或者亚洲待上几个星期。他一向认为自己有责任参加这些人道主义的工作，可是它们已经变成一种毒品，变成一种方式，让他逃避加利福尼亚四平八稳的生活，他是那儿的一家医院的室主任。

当他捻灭烟头的时候，他觉得身后有人。他转过身，认出直升飞机离开时举着孩子的那位老人。这是一位类似于村庄长老的人。他身穿传统的服装，驼背，脸上有道道皱纹。作为行礼，他双手合十举到额头，抬头直视医生。然后，他打了一个手势，请医生随他去他家。他给医生端来一杯米酒，然后开口说话：

“他叫罗南。”

医生猜这是孩子的名字，就点了点头。

“感谢你还给他一张面孔。”柬埔寨老人补充说。

外科医生谦虚地接受了感谢，然后近乎拘束地掉转了目光。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他可以看见延伸到眼前的稠密的、绿幽幽的热带雨林。他知道就在几公里之外，在稍高一些的拉塔纳基里山中，还生活着老虎、蛇和大象……这让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陷入幻想，难以领会主人说的话的含义，当主人问他：

“如果您有可能实现一个愿望，您选择哪个愿望？”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您在这个世上最渴望什么，大夫？”

医生先是寻求一种机敏的应答，可是他被疲倦击垮了，且受到一个意外的情感的控制，他轻轻地说：

“我希望再见到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是的，惟一的，……惟一的了不起的女人。”

在那儿,在那个偏僻的、远离西方眼光的地方,在两个男人之间发生了某种庄严的事情。

“这个女人,您不知道她在哪儿吗?”对这个要求的朴实感到吃惊的高棉老人问。

“她三十年前死了。”

亚洲人微微皱了皱眉,并陷入了思考。经过一段沉默之后,他庄重地站起身,走到房间的最深处,他的部分财富堆放在那里的那个摇摇晃晃的架子上:干海马、人参须、泡在甲醛溶液中的交缠在一起的毒蛇……

他在这些旧货中翻弄了一会,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当他回到医生这儿,他递给医生一个极小的吹制的玻璃瓶。

瓶里装着十粒金色的小药丸……

1

首次会面

一天晚上，未来叫作过去。

这时人们回过身，人们看到自己的青年时代。

路易·阿拉贡^①

迈阿密机场

1976年9月

埃里奥特 30岁

这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佛罗里达……

一个年轻女人驾驶着一辆敞篷的雷鸟车^②驶上通向空港的道路。头发随风飘扬的她高速行驶，超过好几辆车，然后在离港大厅前稍作停留，让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下车。这个男人从后备箱中取出他的包，然后俯身窗前给他的女司机一个飞吻。车门“喀哒”一声关上了，他走进钢铁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物。

他叫埃里奥特·库珀。他长着讨人喜欢的容貌和高挑的身材。他是旧金山的医生，然而，他的皮夹克和不听话的头发使他像个半大小子。

他机械地走向检票台以便领取登机牌：迈阿密——旧金山。

①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作家。

②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跑车。

“我打赌你已经想念我了……”

因这一熟悉的声音而吃惊的埃里奥特猛然转过身子。

站在他面前的人用祖母绿的眼睛看着他，目光中混合着挑战 and 脆弱。她穿着一条低腰牛仔裤，别着和平与爱的徽章的一件格子上衣和一件巴西国旗颜色的T恤衫，那是她的出生地。

“我没记住我上次吻你是什么时候？”他一边问，一边把手放到脖根处。

“至少足足有一分钟了。”

“很久……”

他搂住并紧紧抱住她。

她是伊列娜，他视同生命的女人。他认识她十年了，而他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归功于她：医生的职业，对别人的宽容和对生活方式的某种苛求……

他为她又回来了感到吃惊，因为他们早就说好要避免冗长的告别场面，两个人都充分意识到额外的几分钟最终将付出更大的痛苦而不是安慰。

因为他们的故事错综复杂。她住在佛罗里达，而他住在旧金山。

他们以时差的方式，按照分隔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四个时区和四千公里的节奏体验这相隔遥远的爱情。

当然，经过这些年之后，他们本可以选择住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最初，因为他们提防着时间的侵蚀。因为日常的生活，被更平静的生活代替，会夺去他们从每次重逢体会到的内心的激动，成为他们的氧气的激动。

后来，各自把自己的生活构筑在自己的职业环境里。一个转向了太平洋，另一个转向了大西洋。经过冗长的医学专业的学习，埃里奥特刚刚在旧金山的一家医院获得了外科医生的职位。说到伊列娜，她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奥兰多的海洋世界照顾她的海豚和逆戟鲸，她有板有眼地做着兽医的工作。几个月来，她还把许多时间贡献给崭露头角的一个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这个组织由一群和平主义人士和生物学者的斗士于四年前创立，这个“彩虹勇士们”的团体因反对核试验而被世人所知。可是伊列娜加入这

个组织，主要是参加反对捕杀鲸鱼和海豹的活动。

因此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充实，并非真有多愁善感的时间。尽管如此……每一次新的分别都比上一次更加难以忍受。

“乘坐飞往旧金山的第 711 号航班的所有旅客立即到第 18 号登机口登机……”

“是你的飞机吗？”她脱出拥抱问。

他点头说是，然后，因为他很了解她，就问：

“我走之前你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是的。我陪你到登机区。”她拉住他的手说。

她和他并肩走着，同时，操着打动他的那种南美口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埃里奥特，我很清楚这个世界危机四伏：冷战、共产主义的威胁、核军备竞赛……”

每次分手的时候，他都像今后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样看着她。她美得如同同一团火焰。

“……自然资源的枯竭，还不要说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或者……”

“伊列娜？”

“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咱们生个孩子，埃里奥特……”

“在这儿，在机场，马上？当着所有人的面？”

这是他想得起来的所有的话。用一点点幽默来掩饰他的惊讶。然而，伊列娜可不想笑。

“埃里奥特，我没开玩笑。我甚至建议你认真地考虑一下。”她说完就抽出了手，朝着出口走去。

“等等！”他喊起来，希望留住她。

“这是最后一次呼叫乘坐第 711 号航班的埃里奥特·库珀先生……”

“见鬼！”他脱口说道，不情愿地上了通向登机区的滚梯。

他即将到达梯顶的时候转过身想最后打个招呼。

九月的阳光沐浴着出港大厅。

埃里奥特挥着手。

然而伊列娜已经无影无踪了。

*

飞机在旧金山着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航行持续了六个小时，加利福尼亚已经过了二十一时。

埃里奥特正准备离开空港，乘坐出租汽车，这时他改变了主意。他饿得要死。伊列娜的建议让他失去平静，他没有碰飞机提供的套餐，他知道他的肚子已经空了。在三层，他认出一家餐厅，金门咖啡，他和马特去过这家餐厅，马特是他最好的朋友，有时陪他一起去东海岸。他坐到吧台前，点了一盘沙拉、两个百吉卷和一杯夏尔多内葡萄酒。因飞行引起的时差反应而疲倦的他揉了揉眼睛，然后换了硬币去大厅尽头的电话亭打电话。他拨了伊列娜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人接。因为时差的缘故，佛罗里达已经过了午夜。伊列娜肯定在家，显然她不想接他的电话。

这是预料中的……

然而，埃里奥特并不后悔他对伊列娜的建议的反应。事实是他不想要孩子。

就是这样。

这不是感情的问题：他爱伊列娜，他有满腔的爱。可光有爱是不够的。因为，他觉得在目前的七十年代中期，人类并没有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之，他不打算背负生孩子的责任。

这是伊列娜不希望听到的话。

他回到吧台，吃完饭，要了一杯咖啡。他心神不安，几乎无意识地把手

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他感觉到上衣兜里的香烟盒在挑逗他，忍不住想点上一支。

他知道应该戒烟。在他周围，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烟草的危害。十五年来，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了尼古丁引起的依赖性，且作为外科医生，埃里奥特完全明白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更高，同样的还有心血管疾病。可是，就像许多医生一样，他关心他人的健康多于关心自己的。应该说，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在餐厅或者飞机上吸烟还是很常见的事情。在这个时代，香烟仍是魅力、文化与社会的自由的同义词。

我很快就会戒烟，他边吐出一团烟雾边想，但不是今天晚上……对这种努力而言，他感到自己太无力了。

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他任自己的目光透过玻璃随意地游荡，就在这时，他第一次遇到了他：一个古里古怪、穿着天蓝色睡衣的男人似乎在玻璃的另一边观察着他。他为了更清楚地打量他而眯起眼睛。男人六十岁左右，仍有着运动员的派头，开始花白的小胡子使他有些像老了的肖恩·康纳里。埃里奥特皱起眉头。这个家伙，光着脚，穿着睡衣，这么晚，在机场干什么？

年轻的医生本来无需管这事，可是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他离开座位，走出餐厅。这个男人似乎不知所措，就像从什么地方不期而至。埃里奥特越是朝他走去，越是感到他不敢承认的一种不安感涌上心头。这个男人是谁？也许是从一家医院或者医疗机构跑出来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身为一名医生，难道没有责任帮助他吗？

在他离那个男人不到三米远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这个男人奇怪地让他想起五年前死于胰腺癌的父亲。

困惑的他进一步接近那个男人。从近处看，这种相像的确惊人：甚至脸型，甚至他遗传了的酒窝……

可如果是他……

不，他必须镇静下来！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的确死了。他参加了人验和

火化。

“先生，我能帮助您吗？”

男人后退了几步。他似乎和他一样地局促不安，并让人感觉到其身上的魅力和贫困潦倒的鲜明反差。

“我能帮助您吗？”他再次问。

另一个人只是低声地说：

“埃里奥特……”

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且这嗓音……

说他和父亲向来不亲，只是委婉的说法。可是现在，父亲死了，埃里奥特有时会为过去没有更努力地尽力理解父亲而遗憾。

埃里奥特变得茫然若失，尽管十分清楚提出的问题很荒谬，可还是不由自主地用因激动而颤抖的嗓音问：

“是爸爸吗？”

“不，埃里奥特，我不是你父亲。”

很奇怪，这种理性的回答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放心，犹如一种预感悄悄地告诉他，更令他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您是谁啊？”

男人把手放在埃里奥特的肩上。他的眼睛里闪出一种熟悉的眼神，他犹豫了片刻，说：

“我是你，埃里奥特……”

医生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如同遭到雷击般地僵住了；男人接着说完了他的话：

“……我是三十年后的你。”

*

三十年后的我？

埃里奥特张开双臂做了个不理解的手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男人张开嘴，但是没有进一步做解释的时间了：一股鲜血突然从他的鼻子流出来，大滴大滴地落到他的睡衣上。

“头后仰！”埃里奥特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他无意识地从餐厅拿的纸巾，压在那人的鼻子上，现在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病人。

“会好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瞬间，他为没有随身带着急救包感到遗憾，但是血很快就止住了。

“跟我来，必须往您的脸上擦些水。”

男人听话地跟着他一起走。可是，当他们来到卫生间附近的时候，他突然微微地颤抖起来，就像犯了癫痫。

埃里奥特打算帮助他，可是对方用力地推开他。

“放开我！”他推开卫生间的门时要求道。

埃里奥特克制住自己的冲动，决定在外面等候。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家伙有责任，而他对他的状态并不放心。

多古怪的事！先是相貌的相像，然后是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我是三十年后的你——现在又是流鼻血和颤抖。

见鬼，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远没有结束，因为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等的时间够长的了，决定进到卫生间里。

“先生？”

这是个狭长的空间。埃里奥特先查看了一排盥洗盆。没有人。这地方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安全出口。那么男人应该在某个隔间里。

“您在这里吗，先生？”

没有回答。医生担心他昏厥了，冲过去打开了第一个门：没有人。

第二个门：没有人。

第三、第四……第十个门：全是空的。

最后的一着,他抬起眼睛,看了看天花板:似乎没有任何一块板有被移动过的迹象。

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已经消失了。